

找一個起風的日子

記 去年穎達農場春暖

文／林傳傑(楠梓)

春分將至，再怎麼冷也不過像是一杯薄荷口味的飲料，沁不到心裡。今天假日出遊有風，從南方吹來的風，讓陽光的顏色也不一樣了，嗅到微微的夏天。

接近中午時分，在內埔打理午餐。光線來到玻璃櫥櫃內油亮的滷味上，加上布招牌搖曳的影子，暖風早已經把我背部的殘寒驅走，感覺是到了夏日的恆春。入冬以來偶爾一日遊穎達農場，席地野餐。今天不例外地，營地裡的帳篷很多，不太一樣的是桃花心木的落葉變得更多。兩個小小孩頑皮地踩踏著滿地的酥脆，一陣風掃過，追趕得更加興奮起勁。

不會遇到擔心的爆滿狀況，總是有一兩個空位、石桌，但是車子得停在綠油油的草地上，心中不免芥蒂。以前爲了能夠擁有美麗的視野，總是在卸下野餐的器具後把車輛移到眼不見爲淨的偏僻處。僧多粥少，這時也只能和稀泥以換得舒坦。再說綠草如茵，搭配車體亮麗的白，陣風中揮灑幾塊搖曳的金黃色陽光，愜意啦。大兒子也興致勃勃幫忙提捧鍋桶，竟有幾分說不出的減輕負荷的感覺，放鬆啦！

假日的營地休閒夾雜熱鬧，喝著第一杯沖泡的咖啡，不遠處拋出一個飛盤，不敵風力，大幅轉彎。一隻追逐的黃金獵犬，原本瀟灑的捲毛被風吹得更加狂亂。小落葉、樹枝屑開始來加味，更驚覺小毛蟲掛著長絲飄盪，和後來頸部、手臂感覺癢不無關係。陣風持續吹拂，有蔭之處仍然感覺涼意，穿著長袖還是有用的，小兒子不太會表達，竟然一直說著反義詞，「爸爸很熱」。

鳥人總是不自覺地仰望天空，尤其是正平躺在睡墊上時，和以前不一樣的是多了妻兒在旁嬉笑。只是有一點點和以前一樣的，鋪睡墊時又有路人過來說我的睡墊鋪反了。可是又有一點點和以前一樣的，我都認爲我的睡墊是鋪對的。

躺著，除了被風吹滾過來的落葉，也不時要應答和提防著兩個小小孩，還有桃花心木舞蹈般旋轉而下的帶翅種子。拾起幾片往上丟，小孩子見狀自然玩興大發。這時我也發現天上布滿無數的小黑點，直覺是猛禽過境之類的，取下掛在兒子身上的望遠鏡瞧瞧。哇！不是鳥，是桃花心木的種子。是往上飄的，而且一邊飄一邊旋轉，真是像極了直升機。從我在的角度看，一大群種子就快要飛上笠頂山了。

原來，穎達農場內幾排高大的桃花心木樹頂上，無數個如石榴彈般的果實已經裂開，隨著強風陣陣，它們的種子就不斷地被推送到空中，不是往下落，是飛吧，自由地。我驚呼著，像是鳥人看到了大量的過境鷹群，可是營地裡

果實裂開露出種子·王瓊玲 攝



桃花心木·凌明裕 攝

竟然沒有人對我的舉止有反應。他們是看過了吧？大驚小怪。

難道是「花心」的子代一定會「風流」嗎？周圍不但有「花和尚」附和著，更令人驚奇的是「花」翅山椒鳥也來加入強調的陣容，還有兩隻黑鳶低空嬉戲而過，我也眼花撩亂了。

午後，人們陸續拔營整裝，那些有著前後院的營帳對比著我那二十年前的四人帳，實在無「語」倫比。有人還依依不捨地躲在帳篷內滑手機，在高級遮陽材料的帳篷內玩著高級

的通訊設備。搭嗎？當然搭。希望他們也沒有覺得「野沒有甚麼」。近傍晚，只剩兩輛車停在草地上，很突兀。黃鸝出現了，粗啞幾聲，是嗆我亂停車？還是不滿人潮？周遭安靜下來了，風也停了。尾聲，一隻神祕的鳥，很像黑翅山椒鳥，看不清，這就是有了妻兒就省略單簡的下場。

接下來天氣一天天變暖、變熱，甚至發生了久旱，我就暫別農場了。今年，很期待，再找一個起風的日子。

我的自然生態觀察筆記～鴛鴦

文、圖/白水

就個人短暫的賞鳥經驗認知下，鴛鴦是屬於不容易看到的野鳥，要觀察鴛鴦好像必須專程到某個地點去。

說到台灣何處可以賞鴛鴦，這就教人汗顏了，幾年前在公共電視台看《聖稜的星光》，知道了劇中人物～一位雪霸國家公園的職員長期在武陵農場做鴛鴦生態調查，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個有鴛鴦的地點。

1999年921大地震前，前往武陵農場最便捷的路線是由東勢經谷關、梨山的中部橫貫公路(台八線)，921之後路斷，從高雄到武陵農場不是從清境農場上合歡山再繞到梨山，要不就是繞遠路從國一接國三及國五高速公路到宜蘭，再轉台七甲中橫宜蘭支線到武陵農場，要看鴛鴦跑那麼遠感覺很不經濟，也沒有非看不可的迫切和價值。

你若問我台灣南部或西部是否有可以看鴛鴦的點？對不起！我會很無知的告訴你「不知道」！如果你再問我曾經看過鴛鴦嗎？我就會告訴你「有」的。

我的鴛鴦觀察記錄非正式一筆、正式的兩筆。非正式的那一筆是2007年7月在哈盆溪接近福山植物園附近，溯溪時不小心驚嚇一群停棲的鴛鴦，望遠鏡出現飛行版的鴛鴦鏡頭，瞬間就消失，所以將此觀察列入非正式記錄。

兩年後，也就是2009年第五次走哈盆越嶺到福山植物園，在哈盆溪源頭福山池，看到了在水裡悠游的鴛鴦，那是第一筆記錄。而第二筆記錄也是在同一地點，時間已是過了4年光景(2013年)，同樣也是在福山池。

從2013年後至今未再過鴛鴦，下一次何時、何地再見牠們呢？不知道，且隨緣吧！

